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歐陽脩資料彙編

中册

洪本健 編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歐陽脩資料彙編

中册

洪本健 編

中華書局

二　金　元

趙秉文

【竹溪先生文集引（節錄）】亡宋百餘年間，惟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，而有從容閑雅之態，豐而不餘一言，約而不失一辭，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。蓋非務奇之爲尚，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尚也。（《閑閑老人滏水文集》卷十四）

【答李天英書（節錄）】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楊子雲、韓愈、歐陽、司馬溫公，大儒之文也，僕未之能學焉；梁蕭、裴休、晁迥、張無盡，名理之文也，吾師之；太白、杜陵、東坡，詞人之文也，吾師其辭，不師其意；淵明、樂天，高士之詩也，吾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。（同上卷十九）

【答麻知幾書（節錄）】足下所喜韓子、歐子之學，固爲純正，如退之《感二鳥賦》、上宰相三書，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。……今之士人以緝綴聲律爲學，趨時乾没爲賢，能留心于韓、歐者幾人？（同上）

王若虛

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爲言，或雖言而不究，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寔，而性命非其所急。此於名教不爲

無功，而衆共嗤點，以爲不知道。高論既興，末流日甚。中才庸質，例以上達自期，章句之未知，已指六經爲糟粕，談玄說妙，聽者茫然，而律其所行，顛倒錯繆者十八九。此亦何用于世哉！愚謂歐陽子不失爲通儒，而是說譊譊者，未必無罪于聖門也。（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五）

歐公與宋子京分修《唐史》，其文體不同，猶冰炭也。初，書成將進，吏白：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，云某等撰。而歐公官高當書。公曰：「宋公傳列傳，用功深而爲日久，豈可掩其名？」於是紀、志書公，而列傳書子京。子京聞之，喜曰：「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，此事前所未有也。」以予觀之，歐公正不肯承當耳。（同上卷二十二）

唐子西云：「晚學遽讀《新唐書》，輒能壞人文格。」吾不知此論併紀、志言之耶，抑其獨指列傳也？歐公之作，縱不盡善，無壞人之理。若子京者，其自壞也已甚，豈直它人哉！温公作《通鑑》，未嘗用子京一語，蓋知所決擇矣。（同上）

陽城之事，退之、永叔皆論其非。而范純夫辨之，以爲寔有所待，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。蓋以城之素行，非畏禍苟容者，又卒有沮延齡、救陸贄事，故爾云云。要之德宗之朝，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。爲臣之法，當以韓、歐爲正。（同上卷二十九）

王沂公有言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」歐公每誦之，以爲得大臣體。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，然賢才豈可不求？雖不當避怨，然人情亦豈可輕失？沂公惟主斯言，遂至於不肯薦人；歐公惟主斯言，遂至於喜犯衆怒。皆用心之過也。（同上）

鄭厚以歐陽子作史，辨太深而法太盡。予謂辨無太深，法無太盡，論其當否則可矣。（同上卷三十）

鄭厚小子敢爲議論，而無忌憚，湯、武、伊、周至於孟子，皆在所非，或至詆罵；至漢祖、蕭、曹、平、勃之徒，則尊爲聖賢而亟偶之；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爲薄。佞夫之口，其足憑乎？（同上）

正閏之說，吾從司馬公；性命之說，吾從歐陽公；祭禮之說，吾從蘇翰林；封建之說，吾從范太史。餘論雖高，吾弗信之矣。（同上）

江鄰幾《雜志》云：「歐陽永叔知貢舉，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紕。俄有間歲詔，幾懼，改名輝。既試，永叔在詳定所，升作狀元。劉原父曰：『永叔有甚憑據？』」予謂不然。公本疾其怪僻，故特黜落，以厲風俗；及變其體，則從而取之。此乃有憑據也。正使知其爲幾，亦必喜之矣。且公以斯文爲百世師，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？原父素與公爭名，故多譏戲之語，而鄰幾猥録之，予不得不辨。（同上卷三十三）

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，此乃序之序，而非本序也。若記、若詩、若誌銘皆然，人少能免此病者。退之《原道》等篇，末云作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毀》，歐公《本論》云作《本論》，猶贅也。（同上卷三十五）

世稱李、杜，而李不如杜；稱韓、柳，而柳不如韓；稱蘇、黄，而黄不如蘇：不必辨而後知。歐陽公以爲李勝杜，晏元獻以爲柳勝韓，江西諸子以爲黄勝蘇。人之好惡，固有不同者，而古今之通論，不可易也。（同上）

歐陽《畫錦堂記》大體固佳，然辭困而氣短，頗有争張粧飾之態，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脱，幾于罵題。或曰：記言魏公之詩，以快恩讎，矜名譽爲可薄，而以昔人所夸者爲戒。意者魏公自述甚詳，故記不復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及，但推廣而言之耳，惜未見魏公之詩也。曰：是或然矣，然記自記，詩自詩，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？東坡作《周茂叔濂溪詩》云：「先生本全德，廉退乃一隅。因拋彭澤米，偶似西山夫。遂卽世所知，以爲溪之呼。」如此則無病矣。（同上卷三十六）

《桑榆漫録》云：「或言《醉翁亭記》用『也』字太多。荆公曰：『以某觀之，尚欠一也字。』坐有范司户者曰：『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，此處欠之。』荆公大喜。」予謂不然。若如所説，不惟意斷，文亦不健矣。恐荆公無此言；誠使有之，亦戲云爾。（同上）

《醉翁亭記》言太守宴曰：「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洌。」似是旋造也。（同上）

宋人多譏病《醉翁亭記》，此蓋以文滑稽，曰：何害爲佳，但不可爲法耳。（同上）

荆公謂王元之《竹樓記》勝歐陽《醉翁亭記》，魯直亦以爲然，曰：「荆公論文，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。」予謂《醉翁亭記》雖淺玩易，然條達逃快，如肺肝中流出，自是好文章。《竹樓記》雖復得體，豈足置歐文之上哉？（同上）

歐公《秋聲賦》云：「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」多却「聲」字。又云：「豐草緑縟而争茂，佳木葱蘢而可悦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脱。」多却上二句。或云「草正茂而色變，木方榮而葉脱」，亦可也。（同上）

《憎蒼蠅賦》非無好處，乃若「蒼頭丫髻，巨扇揮颺，咸頭垂而腕脱，每立寐而顛僵」，殆不滿人意；至于「孔子何由見周公于彷彿，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」，已爲勉强；而又云：「王衍何暇于清談，賈誼堪爲

之太息」，可以一笑也。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邪！（同上）

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，下畏其嚴，號「薛出油」。奎聞之，後在蜀乃作《春游》詩十首，因自呼「薛春遊」，蓋欲換前稱也。歐公誌奎墓云：「公在開封，以嚴爲治，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，且相戒曰：『是不可犯也。』囹圄爲之數空，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。」歐公所謂俚語，必詩話所載者也。然後世讀之，安能知其意邪？删之可也。（同上）

歐公贊唐太宗，始稱其長，次論其短，而終之曰：「然《春秋》之法，常責備于賢者。」此一「然」字甚不順。公意本謂太宗賢者，故責備耳。若下「然」字，却是不足貴也，必以「蓋」字乃安。世人讀之，皆不覺，會當有以辨之者。又云：「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漢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」既曰「由漢以來」，則「自古」字亦重複。（同上）

歐公多錯下「其」字，如《唐書・藝文志》云：「六經之道，簡嚴易直而天人備，故其愈久而益明。」《德宗贊》云：「恥見屈于正論，而忘受欺于姦諛。故其疑蕭復之輕己，謂姜公輔爲賈直而不能容。」《薛奎墓誌》：「夫遭時之士，功烈顯于朝廷，名譽光于竹帛，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。」《蘇子美墓誌》云：「時發憤悶于歌詩，又喜行、草書，皆可愛。故其雖短章醉墨，落筆争爲人所傳。」《尹師魯墓誌》云：「所以見稱于世者，亦所以取嫉于人，故其卒窮以死。」此等「其」字，皆當去之。《五代史・蜀世家論》云：「龍之爲物，以不見爲神。今不上于天而下見于水中，是失職也。然其一何多歟！」「然其」二字，尤乖戾也。（同上）

歐公誌蘇子美墓云：「短章醉墨，落筆争爲人所傳。」「争」字不妥。（同上）

張九成云：「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，又多設疑。蓋感歎則動人，設疑則意廣，此作文之法也。」慵夫曰：

「歐公之論則信然矣，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。」（同上）

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，而所不足者，精潔峻健耳。五代史論曲折太過，往往支離蹉跌，或至渙散而不收，助詞虛字亦多不愜，如《吳越世家論》尤甚也。（同上）

《湘山野録》云：「謝希深、尹師魯、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《河南驛記》，希深僅七百字，歐公五百字，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。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，別撰一記，更減十二字，尤完粹有法。師魯曰：『歐九真一日千里也。』」予謂此特少年豪俊，一時争勝而然耳。若以文章正理論之，亦惟適其宜而已，豈專以是爲貴哉！蓋簡而不已，其弊將至于儉陋而不足觀也已。（同上）

歐公《謝校勘啟》云：「脱絢組之三寸，簡編多前後之乖；并《盤庚》于一篇，文章有合離之異。以仲尼之博學，猶存郭公以示疑；非元凱之勤經，孰知門王而爲闕？」其舉訛舛之類，初止于是，蓋亦足矣。而《播芳大全》載董由《謝正字啟》，窮極搜抉，幾二千言，此徒以該贍誇人耳，豈爲文之體哉！（同上）

邵公濟云：「歐公之文，和氣多，英氣少；東坡之文，英氣多，和氣少。」其論歐公似矣，若東坡，豈少和氣者哉！文至東坡，無復遺恨矣。（同上）

趙周臣云：「党世傑嘗言：『文當以歐陽子爲正，東坡雖出奇，非文之正。』定是謬語。」歐文信妙，詎可及坡？坡冠絶古今，吾未見其過正也。（同上）

邵氏云：「楊、劉四六之體，必謹四字六字律令，故曰『四六』。然其弊類俳可鄙，歐、蘇力挽天河以滌之，偶儷甚惡之氣一除，而四六之法則亡矣。」夫楊、劉惟謹于四六，故其弊至此。思欲反之，則必當爲歐、蘇之橫放。既惡彼之類俳，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，非夢中顛倒語乎？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！（同上卷三十七）

荆公云：「李白歌詩，豪放飄逸，人固莫及，然其格止于此而已，不知變也。至于杜甫，則發斂抑揚，疾徐縱橫，無施不可。蓋其緒密而思深，非淺近者所能窺，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。」而歐公云：「甫之于白，得其一節，而精强過之。」是何其相反歟！然則荆公之論，天下之公言也。（同上卷三十八）

退之《雪》詩有云：「隨車翻縞帶，逐馬散銀杯。」世皆以爲工。予謂雪者其先所有，縞帶、銀杯因車馬而見耳，「隨」、「逐」二字甚不妥。歐陽永叔、江鄰幾以「坳中初蓋底，垤處遂成堆」之句當勝此聯。而或者曰：「未知退之真得意否？」以予觀之，二公之評論寔當，不必問退之之意也。（同上）

歐公《寄常秩》詩云：「笑殺汝陰常處士，十年騎馬聽朝雞。」伊川云：「夙興趍朝，非可笑事，永叔不必道。」夫詩人之言，豈可如是論哉！程子之誠敬，亦已甚矣。（同上卷三十九）

元好問

【論詩絶句三十首（録一首）】百年纔覺古風迴，元祐諸人次第來。諱學金陵猶有説，竟將何罪廢歐、梅？（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一）

【閑閑公墓銘（節録）】　道之傳可一人而足，所以弘之，則非一人之功也。唐昌黎公、宋歐陽公，身爲大儒，繫道之廢興，亦有皇甫、張、曾、蘇諸人輔翼之，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。（同上卷十七）

耶律楚材

【書金剛經別解後（節録）】　退之屈論於大顛，而稍信佛書，韓文公別傳在焉；永叔服膺於圓通，而自稱居士，歐陽公別傳在焉。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，初過而後悛，又何害也。（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十三）

李　冶

歐公《五代史·李存孝傳》云：「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，方二人之交惡也，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。」事雖可見，語殊不甚明。蓋《存信傳》云：「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，材勇不及存孝，而存信不爲之下，由是交惡。」歐公因《存信傳》已用「交惡」二字，故疊用之，以爲間無他事，但舉二人，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。其實，二人各自爲傳，文勢不當如此。（《敬齋古今黈》卷四）

歐陽叔弼，永叔第三子也。永叔嘗書以教之，曰：「藏精于晦則明，養神以靜則安。晦所以蓄用，靜所以應物。善蓄則不竭，善應則無窮，雖學則可至，然性近則得之易也。」……歐、蘇大旨，一本于《易》。《易》之《明夷》曰：「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衆，用晦而明。」《繫辭》曰：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」（同上卷五）

《詩史》云：「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。」韓偓詩云：「柳絮覆溪魚正肥。」大抵魚食楊花則肥，不必河豚。治又以爲不然，魚未必食楊花而肥，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，故魚自肥也。今驗魚廣之處，當其盛時，莫不肥好，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？（同上卷八）

陶穀詩：「尖簷帽子卑凡厮，短靿韈兒末厥兵。」歐公云：「末厥亦當時語，予景祐間已聞此語，時去陶公未遠，人皆莫曉其意。王原叔博學多聞，見稱于世，最爲多識前言者，亦云：『不知爲何説也。第記之，必有知者耳。』」治曰：末厥，蓋俗語也。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，亦自不知爲何義。大抵末厥者，猶今俚俗語言木厥云耳：木厥者，木强刁厥之謂。（同上）

《王德用神道碑》，歐公所撰，康、邦、煩、人、衛、議，皆同押。又《晏元獻碑》，氏、裔、洛、學、詔、後，皆同押。歐公去今纔百餘年，其文律寬簡，猶有古人風氣。今世作文，稍涉此等，便有譏議。乃知律度益嚴，而其骨格益以弱也。（同上）

歐陽永叔作詩，少小時頗類李白，中年全學退之，至于暮年，則甚似樂天矣。夫李白、韓愈、白居易之詩，其詞句格律各有體，而歐公詩乃具之，但歲時老少差不同，故其文字，亦從而化之耳。（同上）

六一翁《茶歌》云：「手持心愛不欲碾，有類弄印幾成窊。」謂印刓則可，謂印窊則不可。（同上）

韓退之自謂「窺陳編以盜竊」，柳子厚自謂「好剽取古人文句，以自娛樂」，歐陽永叔亦自謂「好取古人文字，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，時亦穿鑿盜取，飾爲文辭，以自欣喜」。三先生自謂之盜者，所謂齊之國氏也，不過點注前言往行，以爲我用耳。而世之不善爲文者，莫不手目所及，輒自探討。其身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爲穿窬之子，而寧死莫肯承服，强自揜蓋，强自粉澤，將以欺天下，而卒不能以欺一人，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！（同上拾遺卷一）

歐詩：「歡時雖索寞，得酒便豪橫。」老蘇詩：「佳節每從愁裏過，壯心還傍酒中來。」二老詩意同。（同上卷三）

歐公《黃楊樹賦》云：「若夫漢武之宮，叢生五柞；景陽之井，對植雙桐。」疑此以前別有語，古人文字，無有鑿空便云「若夫」者。《禮記·曲禮》於「疑事毋質，直而勿有」下卽云：「若夫坐如尸，立如齊，禮從宜，使從俗。」鄭氏釋「若夫」云：「言若欲爲丈夫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是謂我非夫。』」原鄭氏於此注釋者，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，無用此句相發，故別引先穀語，以夫爲丈夫。鄭之此說亦强爲解耳。其實，「若夫」二字，衍文耳。且《曲禮》汎說爲人之禮，前已有語，尚不須此二字，況歐賦聲律文字，專以華藻鏗鏘爲美，前無一言，遽以「若夫」一言爲喚句，豈爲文之體哉？歐公一代儒，定無此失，故予謂此賦，其「若夫」以前，必別有語也。（同上）

又《準詔言事書》論禦戎之策曰：「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，不敢妄動，今一旦發其狂謀者，其意安在？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，故敢啟其貪心，伺隙而動耳。今若敕勵諸將，選兵秣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，則吾軍威大振，而虜計沮矣。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。」此策前既言「中國頻爲元昊所敗」，而後云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，則軍威大振」，何其言之戾耶！此殆繫鈴却猫之說，爲可哂也。而公言之者，知西、北二敵通謀，急於墮壞兩國之勢，不覺言之失也。又以此爲「上兵伐謀」，亦非是，

此乃伐交者也。（同上）

劉祁

興定、元光間，余在南京從趙閑之、李屏山、王從之、雷希顏諸公游，多論爲文作詩。……若王則貴議論，文字有體致，不喜出奇，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。……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：淵明《歸去來辭》，前想象，後直述，不相侔。伯倫《酒德頌》，有「大人先生」，是寓言，後「聞吾風聲」，「吾」當作「其」。退之《盤谷序》前云「友人」，後云「昌黎韓愈」，似不相識。永叔《蘇子美墓誌》「爭爲人所傳」，既用「爭」字，當曰「人爭傳之」；不然曰「爲人所傳」，不須「爭」字。（《歸潛志》卷八）

公（趙閑閑）又與余書曰：「慎不可輕毀佛、老二教，墮大地獄則無及矣。聞此必大笑，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爲耳。」余答書曰：「若二教，豈可輕毀之？自非當韓、歐之世，豈可橫取謗議哉？自非有韓、歐之智，豈可漫浪爲哉？君子者，但知反身則以誠，處事則以義，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。」（同上卷九）

郝經

【題汶陽王太師彥章廟】不許乾坤屬李唐，孤軍直與決存亡。大梁僅得延三日，匹馬猶能敵五王。誰意人間有馮道，幸因身後遇歐陽。千年豹死留皮在，破冢風雲繞鐵槍。（《郝文忠公陵川文集》卷十三）

【文説送孟駕之（節録）】有唐杜氏文乎詩，而風雅復萌；韓氏文乎儒，而六經方熾。又屬以晚唐弊俗、

五季繁運，而有宋氏興，歐、蘇、周、邵、程、張之徒，始文乎理而復乎本，猶不能比隆三五，去殺勝殘，致頌聲，興禮樂者，百千祀之蔽，不可一日而擴也。幸其用力之勤，俾斯文不遂滅，而吾民不爲狐蟲非類爾。（同上卷二十二）

【答友人論文法書（節錄）】　建安以來，詩文益盛。……至李唐，則韓、柳氏爲規矩大匠……下逮歐、王、蘇、黃之論議，則窮原極委，無所不至其極，無法復可說，百世有餘師矣。……自賈誼、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、班固至韓、柳、歐、蘇氏，作爲文章，而有文章之法，皆以理爲辭，而文法自具。篇篇有法，句句有法，字字有法，所以爲百世之師也。……先秦之文，則稱左氏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……唐之文，則稱韓、柳；宋之文，則稱歐、蘇。中間千有餘年，不啻數千百人，皆弗稱也。騷賦之法，則本屈、宋……古文之法，則本韓、柳；論議之法，則本歐、蘇。中間千有餘年，不啻數千百文，皆弗法也。何者？能自得理而立法耳，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。（同上卷二十三）

【去魯記（節錄）】　唐業中衰，所尚者詩文，所尊者佛、老，學士大夫習以成俗，后王君公競爲崇飾，中國將遂爲西域矣。韓文公起，橫身而爭之，累九鼎而不移，觸萬死而不回，收人心於既流，然後聖人之道巍然自立。故立聖人之道者，莫如韓文公。厥後，陵夷於晚唐，奪攘於五季。宋興，歐、蘇則爲之藻飾，周、邵則爲之推明，司馬則爲之經濟，程、張則爲之究竟，天理昭明，人心泰定。故羽翼聖人之道者，莫如宋諸公。（同上卷二十六）

【送常山劉道濟序（節錄）】　孔氏而下，人失其道，孟軻猶能道其道，天其天，人其人，書其書，使人不入

于楊、墨而爲非類矣。後雖佛、老更興，異端並作，楊、王、韓、歐之徒，衡而争之，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，使人知有此道矣。（同上卷三十）

【述擬（節録）】 李唐以來，對屬切律，遂爲四六，謂之官樣。或爲高古，以則先漢，依放《盤》、《誥》，則以爲野而非制，故皆模寫陳爛，謹守程式，不遺步驟。至於作者，如韓、柳、歐、蘇，亦不敢自作。强勉爲之，而世謂之畫葫蘆。行之千有餘年，弗可改已。……要之典雅古贍，情實感激，得體而已。（同上卷三十一）

王惲

【簽院趙公許惠歐蘇集作詩以問之（節録）】 大淵閎海皎鍔翥，洞視千古蘇、韓、歐，文如不作作取法，捨是三子將誰求？（《秋澗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八）

歐公文尊經尚體，於中和中做精神。（同上卷九十四）

鹿庵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誠問於不肖，惲對曰：「自《史》、《漢》而下，文字率猥併無法，如《新唐書》雖事增於前，辭省於舊，字愈奇而氣愈索，不若《新五代》一唱而三歎，有餘音者矣。」先生爲忻然。（同上）

方回

【覺喜泉記（節録）】 歐陽公爲孤山僧惠暉賦《山中樂》，蘇長公名其泉曰「六一泉」。而六一泉之名亦千

百世不朽，以歐、蘇文章甲天下也。（《桐江集》卷二）

【跋僧如川詩（節錄）】　韓子、歐陽子於佛不喜其說，而喜其人。韓之門有惠師、靈師、令縱、高閑、廣宣、大顛之徒；歐之門亦有秘演、惟儼、惠暉、惠思，而契嵩之文，至以薦之人主。（同上卷四）

【觀淵明工部詩因嘆諸家之詩有可憾者二首（節錄）】　學問必取諸人以爲善，杜陵集衆美而大成，謂有一杜陵而天下皆無人，可乎？只如韓、柳以後，元、白而下，晚唐漸漸凋零。歷五代至於歐陽公，文風始大變革。蘇、梅詩一掃九僧體，豈可不攻？曾南豐謂不能詩，實大有幽深平淡古詩。前慶曆，後元祐，宋文極盛之世。（同上卷五劉元輝詩評）

【歐九文稍最陳三語獨高（節錄）】　回曰：元輝亦服歐陽文忠公、陳後山耶？豈偶得歐九、陳三之對耶？（同上）

【瑤池集攷（節錄）】　《瑤池集》，通議大夫、徽猷閣待制、秦鳳路經略安撫使、知秦州郭思所著，蓋詩話也。……舉歐陽公與王荊公對言而曰：「歐陽永叔情實而葩華，此文之全於才者也；王舒王誠意而粹熟，此文之全於道者也。」予一讀此語，便見其繆。……於歐、蘇皆字之，而於荊公獨王之，蓋宜、靖間時好。荊公詩雖工密，然格不高，立言命意有頗僻處，又焉得謂之「全於道」？（同上卷七）

紫陽方虛谷回《桐江集》論宋詩源流甚詳，略曰：「宋劉五代舊習，詩有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……凡數十家，深涵茂育，氣極勢盛。歐陽公修出焉，一變爲李太白、韓昌黎之詩，蘇子美舜欽二難相爲頡頏，梅聖俞堯臣則唐體之出類者也。晚唐於是退舍。」（《寒廳詩話》）

《寄梅聖俞》　公《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》有云：「道途險處人多負，邑屋臨江俗善泅。臘市漁鹽朝暫合，淫祠簫鼓歲無休。風鳴燒入空城響，雨惡江崩斷岸流。訟庭晝地通人語，邑政觀風問俚謳。」皆於風土如畫。讀歐公詩，當以三法觀：五言律，初學晚唐，與梅聖俞相出入，其後乃自爲散誕；七言律，力變崑體，不肯一毫涉組織，自成一家，高於劉、白多矣；如五、七言古體，則多近昌黎、太白，或有全類昌黎者，其人亦宋之昌黎也。出其門者，皆宋文人巨擘焉。（《瀛奎律髓》卷四風土）

《戲答元珍》　此夷陵作。歐公自謂得意，蓋「春風疑不到天涯」一句，未見其妙。若可驚異，第二句云「二月山城未見花」，即先問後答，明言其所謂也。以後句句有味。（同上）

《秋懷》　歐陽公於自然之中，或壯健，或流麗，或全雅淡，有德者之言，自不同也。三、四全不喫力，俗間有云：「香橙螃蟹月，新酒菊花天。」本此。（同上卷十二秋日）

（梅堯臣）《和永叔中秋月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》　梅公之詩爲宋第一；歐公之文爲宋第一，詩不減梅。（同上卷二十二諸月）

《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》　聖俞和云「自有嬋娟侍賓榻」，謂人足以代月也。永叔答王君玉云「紅粉尤宜燭下看」，謂燭下見美人勝于月下。固一時滑稽之言，然亦近人情而奇。上一句亦佳。（同上）

《送王平甫下第》　細味歐陽公詩，初與梅聖俞同官於洛，所作已超元、白之上，一掃崑體。其古詩甚似昌黎，以讀其文過熟故也；其五言律詩，不濃不淡，自有一種蕭散風味；其七言律詩，自然之中有壯浪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